

张毅

著

千度的淬炼 四分之一世纪的考验

从胶卷镜头

到矿石焰火

光与热的精粹交会

烧熔出永恒的艺术人生

不死的力量

张毅的琉璃文化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—2013—2334

本书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死的力量：张毅的琉璃文化/张毅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3.5
ISBN 978-7-5133-1133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琉璃—陶瓷艺术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J52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3287号

不死的力量：张毅的琉璃文化
张毅 著

照片提供 琉璃工房
责任编辑 林妮娜
特邀编辑 赵丽苗
责任印制 杨 明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出 版 人 谢 刚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110千字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133-5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不死的力量

张毅的琉璃文化

张毅

著

序_ 种下一颗种子	5
1_ 从电影到琉璃	11
2_ 为什么会选择琉璃?	21
3_ 关于琉璃脱蜡铸造法 · Pâte-de-verre	29
4_ 今生相随	41
5_ 诚意，是最深的基础	47
6_ 希望一辈子只干一件事	51
7_ 清晨的静谧，与黑暗里的灯	59
8_ 因为文化，才有尊严	67
9_ 我们的一切，从这里开始	71
10_ 有人曾经为此努力过	75
11_ 不死琉璃	85
12_ 总应该有人谈谈 Emile Gallé	95
13_ Emile Gallé 与他的法国玫瑰	105
14_ 百年琉璃花	113

15_ 敦煌，永不休止	121
16_ 追寻一种中国元素	129
17_ 琉璃中国博物馆的故事	143
18_ 获奖之后	149
19_ TMSK 与 a-hha	155
20_ 为什么是诚意？	163

附录 1	
大师中的大师	172
——那些影响我俩的人们	杨惠姗 / 张毅

附录 2	
那快乐的痛苦的	202
——祭张弘毅	张毅

附录 3	
敦煌札记	杨惠姗
	210

附录 4	
湿润·洁净·奇瑰	余秋雨
	216

琉璃工房大事纪	219
---------	-----

序

种下一颗种子

一九七七年，我二十六岁，第一次出国，第一次看到听到源自唐代的雅乐，在别的国家保存着、演奏着。

我出生在那个艰苦的时代，每一个人，每一家，努力地让下一代衣食温饱。文化；或者历史，举凡不能当饭吃，当衣服穿的，都以后再说了。

为了现代，为了城市，我们拆了百年老房子，挖掉五百年老树，还来不及了解“过去”，就已经把它当“包袱”清除干净。

一个以瓷器茶具销售全世界的欧洲品牌，在他们的总部大厅，陈列着中国宜兴茶壶，强调他们的创业灵感是由此而来。而你可能不愿意知道，闻名世界的明式家具的木艺，今天仍然传承的部分已经很少了。

琉璃工房创业之初，心底充满一种民族文化的渴望激情。虽然，我根本没有亲眼见过所谓的中华文化。然而，二十五年来那股焦虑，转成一种激昂。

“琉璃”两个字的定义，由此而来。

为什么一定得叫 Crystal？

为什么要叫 Art Glass？

就要叫琉璃，LIULI。

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琉璃。

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的琉璃。

一次摸索，一个冲动，竟然成为一种产业，琉璃，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定义。

二十五年，很多事，仍然没有讲清楚，因为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严格说，做比说重要。琉璃工房一路走来，深知此一道理。

但是，人生大概没有另外一个二十五年，也就说一说吧。

Pâte-de-verre，玻璃粉铸造，或者，法国人 Argy Rousseau 叫它 Pâte-de-cristal，水晶玻璃粉铸造。不论是玻璃或水晶，琉璃工房在创业之初，选择这个技法，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脱蜡铸造法，它提供了一种准确的细节的创作空间。

这种三千年前埃及人就熟悉的玻璃工艺，十九世纪，法国人出现过几位以此为技法的艺术家，这是为什么国际上，以法文定义这个技法。

中国，的确是在琉璃工房成立之后，杨惠姗倾家荡产投入的情况下，才侥幸摸索出这个技法。

为了技法的研究开发，不问明日地坚持不懈的强韧毅力，杨惠姗当仁不让。从一无所知，到夙夜匪懈地创作，作为一个中国琉璃工艺史开天辟地的勇者，杨惠姗也当之无愧。

然而，对于琉璃工房的琉璃二字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偶然的会里，从日本由水常雄先生的资料里，知道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琉璃耳杯，由水先生以熟悉 Pâte-de-verre 的学者身份，判断那两只琉璃耳杯，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玻璃粉铸造器皿。

从器型上判断，是一典型的汉代双耳酒器，汉墓中类似造型多为木胎漆器，可以断定琉璃耳杯是传统中国酒器。

从材质上判断，耳杯表面显见极微小的气泡，对于熟悉玻璃粉铸造的琉璃工房，更是再熟悉没有的 Pâte-de-verre 特征。

这才是一个文化的震撼。

凭着激情定义的琉璃工房的琉璃，一直以为是法国人的 Pâte-de-verre，琉璃的意义，突然，就在灯火阑珊处。

然而，话说回来，当代琉璃第一又如何？如果不是夙夜匪懈，无怨无悔地烧钱如烧纸地推广，第一，又如何？

一九九五年，琉璃工房以一个私人小企业，投入以五千万台币计，广邀世界三十多国，四十多位琉璃艺术家（玻璃艺术家？），在台湾全岛各城市展览。

二〇〇一年，琉璃工房以更大的规模在北京、上海展出国际琉璃艺术大展，投入庞大资金、人力，只为了让华人社会对琉璃有广泛的认识，让琉璃两个字，逐渐进入国际社会。

约莫就是这段时间，我的确清楚听到来自身边的不同声音：认为琉璃是古名称，当代应称玻璃。

甚至，美国社会的意见，认为琉璃的民族倾向，是一种法西斯概念。

当然，还有一种说法：琉璃，是一种品牌的商业运作，不是艺术。

我没有回应过这些说法。

在这样一个文化冷感的世代，梦想建立一个文化产业的牌子，必然面临产业基础建立问题，尤其是所谓艺术玻璃产业，投入资金门槛虽然不高，但是，动辄数千万台币。而且，持续不断地试验，寻找一个独创的表示语言，更是长期的资源投入。

没有产业的支持，就没有创意的语言；没有产业规模，就不可能支持一个艺术创新。

观察一九六〇年代迄今的所谓世界玻璃艺术发展现象：

美国，强调所谓 Studio Glass Art，工作室玻璃艺术，要独立，要自由，要摆脱产业羁绊。五十年过去，我们并没有看到百花齐放的多样发展，几位代表艺术家，完全是一个“语言”，一个“风格”，走了五十年。

在欧洲，捷克，由于有波西米亚四百年的水晶玻璃艺术的传统，是玻璃铸造艺术大国。李宾斯基夫妇，在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的国家社会主义资源支持下，六〇年代独领风骚。但是，捷克分裂之后，社会进入市场经济，大家为了

饭碗，各显神通，价格竞争不算，对于创作限量限件数，完全置之不顾，五十年来，只是每况愈下，是我亲眼所见的遗憾。

如果要问意大利、法国，相对地，没有足以引起重视的地位和篇幅。

琉璃工房之后，中国各大学，广设玻璃艺术学系无数。

“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”的琉璃定义，到处可见各琉璃品牌引用。

作为琉璃的滥觞，始作俑者，二十五年来，从文化产业的角度，反而愈来愈知道“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

因为，产业容易，文化难。

产业的基础，大概就如菲利普·科特勒（Philip Kotler）说的：Create, Communicate, Deliver, Profit。

每一个环节准确执行，大致上总能成就。

但是，文化，文化不然，勉强用迈克尔·波特（Michael Porter）的说法：文化是 Attitudes, Values, Beliefs。

突然想到年轻时候，看到雅乐演奏的现场，演奏的人很要紧，更要紧的是现场那数百位鸦雀无声的听众。

如果九百年过去，那种冷僻、缓慢的节奏和声音，仍然在那些人的心目中，被珍惜，被尊重，他们肯定清楚他们从哪里来，也肯定知道他们是谁，以及他们要往哪里去。

文化，于焉具体。

那么，相较之下，琉璃的路，要成为文化，是长夜漫漫路迢迢了。

二十五年，勉强自励，只能说：我们诚意地播下了种子。

不死的力量

张毅的琉璃文化



·电影、雕塑，杨惠姗都是一个表演者。

从电影到琉璃

表演，和雕塑，是同一件事。

原来，都只是心里的一种整体情感，逐渐地，因为学习，发展成一种风格。

在理论里，许多精辟的系统，都振振有辞，表演这样的范畴，都出现过“演员自我”的意识讨论，认为当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，他应该“全然”忘了自己，或者在最深层的意识里，他仍应该保持自我的清醒？

然而，在这样的理论里，到底催生了多少演员，对我们实在是极大的疑问。尤其是电影的表演，由于和舞台表演在欣赏的生理距离上差异极大，一个电影演员，面对的细节，可能是自己的一只眼睛的表情，这和舞台演员的大躯体，全身的表演，是不一样的。

杨惠姗的表演，尤其是她的最后几部电影：《玉卿嫂》《我这样过了一生》，她的表演语言，充满了迷人的感染力。据说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影艺学校表演学的教材。

这个从来不曾进过表演学院的演员，她的表演基础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问题比较有趣的，反而是另外一部分，这个表演者杨惠姗，也同时是今天以琉璃雕塑，在琉璃艺术界深受注意的杨惠姗。



·杨惠姗《玉卿嫂》剧照。

·杨惠姗，亚太影展与金马奖影后。在日本举办展览时，被日本媒体赞誉为“从表演艺术‘华丽转身’”。《玉卿嫂》为张毅与杨惠姗合作的第一部电影，也是琉璃工房“双人组”的起点。

完全没有任何学院训练，竟然在表演和雕塑的专业，都取得十分凸显的成绩，杨惠姗凭借什么让自己掌握这两种创作？

一九九八年，杨惠姗在接受台湾一名记者访问时，谈起她自己对于雕塑的学习，她提到了罗丹¹的《思想者》。她说：“那个坐着的人，用手背反折地去支撑下巴，而且将右手手背拗转去撑左膝盖，整个肢体的安排，其实是非常艰困的，扭曲的，违背正常人体结构的。然而，这样的为了呈现一种姿势，表演一种情感，躯体上承受一定的痛苦，对经常在摄影机前表演的演员，其实是很熟悉的。”

这个奇特的说法，以及少见的观察，突然解答了我们的疑问，表演和雕塑，从本质上，原来，有一定的相同特质。

这个在七〇年代得过多次数金马奖、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演员，她在表演范畴的锻炼和经验，并没有停止。那个敏锐、坚毅的热情表演者，并没有因为不再从事电影表演而死去。反而在另外一个表演领域里，继续她的表演。

二〇〇二年，在杨惠姗的一匹飞马上，我们看见了一种有趣的表演者的特质。

1. 罗丹（Auguste Rodin, 1840–1917），法国雕塑艺术家，作品中印象派和象征主义的要素同时并存。

这匹天马的原图，源自汉代的壁刻，在平面的图案里，线条古意典雅，杨惠姗重新诠释之后，在立体的空间里，骤然表情丰富起来。

原来的线条勾勒，提供了一个十分充分的轮廓，然而，在三维的空间，马的头部和眼神，多了更丰富的表情。如果在一定的角度，你会突然发现马的视线和抬起的腿膝之间，杨惠姗经营出一种仿佛古典芭蕾舞者的神情。

那样优雅的姿势，让原来肌肉饱满的马，多了一种智慧的性格，多了一种随时收放自如的成熟。

而这样的表情，当然包含了杨惠姗十六年来，诚实的努力观察与学习，才使得雕塑基本的语汇能够运用自如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名曾经表演经验丰富的演员，杨惠姗独到地用雕塑表现了流动的动作里，最美好的一瞬间。

这匹伸出翅膀的飞马，在“停止”和“振翅”之间，在表情上，是从天而降，欲停而未止之间，缓缓地收了天翼，有中国雕塑里少见的神韵。

我们终于知道，表演，和雕塑，是一回事。

·云中神龙。2002 年。

